

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

王梦奎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F-0/4.1
2

53829

DH67/15

Liangdabulei Duibi Guanxi Yanjiu

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

王梦奎 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

王梦奎 著

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北京通县向阳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92,000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统一书号：4166·446 定价：1.10元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	(3)
第一节 两大部类的划分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	(3)
第二节 两大部类的对比关系： I ($v + m$) 对 II c	(17)
第三节 两大部类 · 农、轻、重 · 三次产业	(22)
甲、两大部类与农、轻、重	(22)
乙、两大部类与三次产业	(29)
第二章 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规律： 理论的阐述	(36)
第一节 理论的渊源：马克思的论述	(36)
第二节 理论的确立：列宁的论述	(44)
第三节 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规律在现阶段社会主义经济中是否起作用？	(56)
第四节 规律的表述	(71)
第三章 历史的考察	(76)
第一节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史的启示	(76)
甲、英国	(76)
乙、美国	(83)

丙、德国	(91)
丁、法国	(96)
戊、日本	(98)
己、简短的结论	(107)
第二节 产业革命的历史说明了什么?	(108)
第三节 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 的规律与苏联工业化的得失	(127)
第四节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所提供的新的证明	(142)
第五节 纳入农业的因素以后	(149)
第四章 未来的展望	(165)
第一节 规律只是反映总的发展趋势	(165)
第二节 起相反作用的诸因素	(170)
第三节 近期的预测	(216)
第五章 我国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历史和现状	(222)
第一节 建国以来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增长速度 对比关系的分析	(222)
第二节 国民经济的调整 and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	(242)
第三节 比例·计划·速度	(274)
附 录	(286)
一、主要参考书目	(286)
二、国内报刊关于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规律讨论文章 索引 (1979—1982年)	(289)

序 言

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我们的宏观经济决策也具有毋庸置疑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讨论之热烈，著述之繁多，不论在经济部门抑或理论界，都是引人注目的。

这种讨论，建国以来曾经出现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在颁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期；第二次，是在六十年代初进行经济调整的时期；第三次，就是自1979年全党和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由于要进行经济调整，并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进行认真的总结，进而探索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这个问题再一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总的看来，讨论是一次比一次深入了。这说明，关于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研究，是同我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紧密地联系着的。

讨论无疑将继续下去，这是很自然的。不论在中国还是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都不算长，实践经验还不够丰富，对已有的经验进行全面总结和理论概括也不够。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的认识，还存在着许多必然王国。如何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有不少问题还需要继续探索，其中也包括如何正确认识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的原理这样的问题。可以断言，这种探索将会有助于现

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今年五至十月间写成的。这是我对两大部类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初步研究。至于这些认识正确与否，最终是要由实践来检验的。

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王 梦 奎

1982年11月20日，于北京

第一章 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

第一节 两大部类的划分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前提之一

本书所研究的，是两大部类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生产资料生产比消费资料生产增长更快的规律。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先把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的最一般的规定性确定下来，作为进一步展开论证的前提，以免在以下的章节中重复地提到它们。

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活的首要的和永恒的条件，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要生存，就需要有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基本生活资料。为要生产这些生活资料，又需要制造生产工具及其他劳动资料。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

满足人们对于物质资料的需要，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人每天要吃饭，常年要穿衣，子孙繁衍，世代更迭，生活资料需要经常不断地补给。生产工具在使用中会磨损报废，需要及时地更新。而已经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不可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也不可能是一次性的行为，而必须是川流不息的再生产过程。马克思说：“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的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

再生产过程。”^①因此，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生产是何种形态，再生产也就采取同样的形态。

在经济思想史上，建立科学而严整的再生产理论的伟大历史功绩，属于马克思。这种再生产理论，是博大精深的马克思经济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生产和再生产就在绵延不绝地进行着。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对于再生产理论的探索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但是，在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的漫长时间里，由于生产力水平很低，社会生产规模狭小，生产的社会联系极不发达，与此相适应，人们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也是零星的，片断的，还没有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完整而系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产物。^②最早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考察的，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者。不过，重商主义者未曾研究生产领域，只是把视野局限于流通过程。他们认为，财富的源泉在于流通领域，商业是致富之源。这可以说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史前期”，正如原始积累时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史前期”一样。真正的经济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开始的。实行这个转变的，是资产阶级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而第一个试图对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作出理论分析的，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始者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弗朗斯瓦·魁奈。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的主要著作是1758年写成的《经济表》。1766年，他在《经济表的分析》中，又把原先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21页。

② 在经济思想史上，“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最早出自法国早期重商主义的著名代表安徒安·德·蒙克莱田（1575—1622年）于1615年发表的《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

经济表简化为明白易懂的《经济表算学范式》。在当时,《经济表》就受到一些人的推崇。魁奈经济学说的追随者和热心宣传者维多·米拉波(1715—1789年)甚至把它誉为继文字和货币之后的人类第三大发明,而且把《经济表》说成是前两者的结果和完成。^①虽然如此,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一直认为《经济表》是个难解之谜。他们绞尽脑汁仍不得其解。马克思以他的深邃的洞察力揭开了这个谜,或如恩格斯所说,“第一个使重农学派重见天日”^②。经过马克思的剖析,人们才看清楚,魁奈的《经济表》所表明的,实际上是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它用几根粗线条,把无数个别交换行为概括地表述为各具特征的社会性的经济运动,以五种交换行为所构成的三种流通,表明社会总产品在所谓生产者阶级(即从事农业的阶级,包括租地农业家和农业工人)、土地所有者阶级(包括地主及其从属人员、国王、官吏、教会等)和所谓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包括工商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具体流通过程。^③这样,魁奈实际上已经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把社会各阶级收入的来源、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以及农业和工业两大部门之间的流通等等,都纳入了统一的再生产过程之中。这种尝试,给科学地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开辟了道路。

魁奈的《经济表》之所以只是给科学地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开辟道路,而并没有完成这一科学的历史任务,乃是因为,无论是魁奈的《经济表》和其他著作,或者是整个重农主义的理论体系,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魁奈没有科学的价值理论和劳动二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442页。

③ 见《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19页。

重性学说，因而他只是按资本周转方式的不同，把农业资本划分为“原垫支”（即固定资本）和“年预付”（即流动资本），没有也不可能区分不变资本和可能资本，没有也不可能对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作出科学的分析，进而从价值补偿的角度来说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魁奈把社会生产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而未能把它划分为生产资料 and 消费资料两大部类；这又使他不可能从实物补偿的角度来说明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同时，重农主义的“封建主义招牌”^①禁锢着他的头脑，使他错误地把农业视为唯一能够提供“纯产品”的生产部门，并且把租地农业资本家和农业工人一样看作生产阶级，把其他工人和工商业资本家一样看作不生产阶级，因而不可能对社会阶级构成和社会再生产运动作出理论上的科学的说明。《经济表》本身也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比如在工业生产中只有“年预付”而没有“原预付”、假定工业部门不消费工业品，等等。

虽然如此，《经济表》毕竟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的理解，因此在经济思想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抹煞的。马克思曾经给予《经济表》以高度的评价，说：“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②

魁奈在其《经济表》中所表达的初步的但具有创见的关于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思想，并未被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继承下来，更不用说资产阶级经济学中那些庸夫俗子了。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亚当·斯密（1723—1790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66页。

年)。在这个领域中的进步之处在于生产概念的普遍化。他把生产理解为一切生产而不仅仅是农业生产，并且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次把资本区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虽然他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解释并不是完全科学的，^①但是，在再生产理论的许多方面，亚当·斯密不但没有比他的重农主义前辈有所前进，反而有决定性的退步。这主要是由“斯密教条”造成的。

亚当·斯密的价值学说是二重的。他一方面正确地认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决定的；同时又断言，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只分解为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这就混同了新创造的价值（ $v + m$ ）和商品的全部价值（ $c + v + m$ ），即认为商品价值仅由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v + m$ ）构成，丢掉了不变资本的价值（ c ）。马克思将这种错误观点讥讽地称为“斯密教条”。亚当·斯密之所以产生这种根本性的错误观点，是由于他不懂得劳动的二重性，即创造价值的抽象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具体劳动。这就堵塞了他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进行科学的理论分析的道路。

与“斯密教条”有直接关系的是，在对商品实物形态的分析上，亚当·斯密同样忽视了生产资料，混同了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错误地把生产消费当作个人消费。其后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如果不从总产品中把只能作为资本、永远不能采取收入形式的那一部分划出来，就不可能了解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的过程。”^②

在亚当·斯密之后和马克思之前的其他经济学家，比如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大卫·李嘉图（1772—1823

① 参见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上卷，第255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01页。

② 《列宁全集》第4卷，第63页。

年)和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经济浪漫主义者西斯蒙第(1773—1842年)等人,都是步亚当·斯密的后尘,被“斯密教条”引入了歧途,在再生产理论上未能有任何建树。直到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时候,还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经济学的正统信条。”^①

马克思彻底破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正统信条”。他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再生产理论的错误,继承了它的科学成分,创立了科学的再生产理论体系。正如列宁所说:“纠正了斯密的上述两点错误(从产品价值中抛掉不变资本,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混同起来),才使马克思有可能建立起他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产品实现的卓越理论。”^②

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的建立,是以如下两个基本前提为依据的。这两个基本前提本身也是再生产理论的两条原理。

第一个基本前提或原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产品和个别产品一样,在价值形态上,由三个部分构成:一、不变资本(c);二、可变资本(v);三、剩余价值(m)。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品的价值构成,等于 $c + v + m$ 。

C 是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以新的形式的再现。这是一个常量,是资本的不变部分。生产中使用的生产资料和生产中消耗的生产资料,在价值上是不等量的。有些生产资料,如原材料、燃料和电力等,是一次性的消费,在一个生产周期中就完全消耗了,并把价值完全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有些生产资料,如厂房和机器设备等,则是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全部加入生产过程,其价值只是渐次地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这种差异,只是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卷,第30页。

资本区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并不影响不变资本的性质。

v是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资本，是资本的可变部分。众所周知，劳动具有两重性：作为具体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费，它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同时把生产中耗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作为抽象劳动，即人类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或者说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的价值。劳动力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在于，它是价值的源泉，在使用过程中能创造出大于它自身价值的价值量。

在新创造的价值中，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部分，就是剩余价值(m)。这是工人无酬劳动的凝结。

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的分析，也是研究社会主义再生产的一个基本理论前提。诚然，经济范畴是现实经济关系的理论概括。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条件下，消灭了雇佣劳动制度，生产资料不是资本，劳动力也不是商品。因此，反映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范畴，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如果去掉资本的属性，就其所反映的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而言，对于社会主义生产也是适用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已经给我们作了明确的提示。

马克思曾经明确指出：“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这也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从而剩余劳动中，除了用来积累，即用来扩大再生产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58页。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在读布哈林的《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时，对布哈林关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末日，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告终”这个观点，曾经评论道：“不对。甚至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不也有 $Iv + m$ 和 IIc 的关系吗？还有积累呢？”^① 这说明， c 、 v 、 m 这些符号，在纯粹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是可以继续沿用的。

斯大林在他的著作中，引述过列宁的这段评注，来说明马克思的再生产公式对于社会主义再生产的适用性。^②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就其价值构成来说，也可以分为 c 、 v 、 m 三个组成部分。其中， c 仍是生产过程中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的再现； $v + m$ 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 v 相当于该生产周期中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m 则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我们可以把 c 叫做补偿基金， v 是劳动者的工资收入，而 m 代表纯收入。一般说来，剩余劳动在各种社会形态下都必须始终存在，因为这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和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说：“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③ 这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规律。所不同的是，在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归剥削者所占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则归劳动者所公有。在本书中，我们

① 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一书的评论》，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8页。布哈林的著作《Экономика переходного периода》，过去译作《过渡时期的经济》，三联书店1981年版译作《过渡时期经济学》。按Экономика可译作“经济”，亦可译作“经济学”，布哈林这本书的副标题为“转化过程的一般理论”，它所研究的是过渡时期经济的一般理论问题，译作《过渡时期经济学》较为妥帖。

②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33页。

对于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仍然沿用 c 、 v 、 m 这些符号。不过它们所表达的已经不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这一点，是作为分析的前提肯定下来的。

第二个基本前提或原理是：社会生产划分为两大部类：第一部类是生产资料的生产，第二部类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不论在何种制度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二者结合起来。为了使生产过程能够延续下去，必须把年产品的一部分再转化为生产的要素，其中包括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以及补偿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消耗所必需的生产资料。从这里可以合乎逻辑地得出社会产品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的结论。与此相适应，社会生产也分为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

这个道理虽然在今天看来是如此浅显易懂和不容置疑，但是，在马克思以前的全部经济思想史上，不曾有任何人作出过这种科学的划分。魁奈的《经济表》研究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部门之间的交换，实际上是以商品的使用价值为前提的。但是，他只是把社会生产划分为工业和农业两大部门，而没有把它们划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因而不可能在理论上正确地说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问题。亚当·斯密在其研究的进程中，已经感觉到有一部分社会产品，如机器和原料等，是不能供个人消费的，从而象马克思所说的，“碰上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即生产生产资料的工人和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区别”。^①但是，充其量只是“碰上了”而已，只不过是走到了这种划分的边缘，并没有走出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把社会生产划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这种局限性同“斯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05页。

教条”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既然在商品的价值构成中去掉了生产资料再现的部分（c），混同了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那末，不能区分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不能说明商品资本体现为构成社会资本的生产资料同体现为构成社会收入的消费资料的区别，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在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作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的划分的，是马克思。马克思在作出这种创造性的划分时，吸收了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成分。这里，简要地回顾一下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划分的思想的逐步完善的过程，对于本书所讨论的主题，并不是无关紧要的。

有的论著将马克思关于两大部类划分的思想，追溯到1857—1858年所写的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其实，马克思这个思想还可以追溯更远。早在1851年3月他所写的题为《反思》^①的一则笔记中，就分析了亚当·斯密所说的两类贸易的区别：一类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另一类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据亚当·斯密著作法文本译者加涅尔的解释，亚当·斯密所说的“实业家”，是指“全体商人、制造业者、手工业者等等，一句话，是指一国工商业的全体当事人”。^②这里，实际上触及到了两种产品的不同实现过程：一种是生产资料的生产（“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一种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在亚当·斯密那里，这“两种贸易”之间是缺乏联系的，马克思则从社会总产品实现的角度研究了这种划分和它们之间的联系。这可以说是马克思关于

① 译文载1978年12月出版的《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期，并收入即将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反思”是一个哲学术语，它在黑格尔著作中大致有两种含义：一为反映，一为后思，即事后思考。马克思这则笔记冠以“反思”的标题，是后一种含义。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111页。